

云霞罨绮疏，檀麝散琳除。最可娱几暇，惟应对雨余。
殿春绕富贵，陆地有芙蕖。名漏疑删孔，词雄想赋舒。
徘徊供啸咏，俯仰验居诸。犹忆垂髫日，承恩此最初。

最后两句诗，有乾隆自注：“予十二岁时，皇考以花时恭请皇祖幸是园，于此地降旨，许孙臣扈侍左右云。”所谓“最初”，乃是因为康熙虽然已经降旨，但弘历并没有立即送宫中养育；那一年夏天，乾隆随康熙到避暑山庄，康熙始赐乾隆居于万壑松风鉴始斋，其地也被乾隆易名为“纪恩堂”。乾隆所谓“圆明园纪恩堂纪受恩之自，避暑山庄纪恩堂纪受恩之迹，名同而实异，文异而事同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”¹。圆明园牡丹台和承德避暑山庄万壑松风两处，是乾隆前后受圣祖眷顾，从降旨到落实到养育宫中之地。乾隆分别于三十一年和三十八年撰有《纪恩堂记》和《避暑山庄纪恩堂记》。他还命工镌刻了两方“纪恩堂”宝玺，并将两篇《纪恩堂记》制为玉册，分储于以上两处纪恩堂²。《纪恩堂记》中说³：

若今纪恩堂之题额，实因纪皇祖之恩。……至予小子之恭承皇祖恩养育宫中，则在康熙壬寅春，即驾临之日而覲于斯堂之内云。斯堂在圆明园寝殿之左，旧谓之牡丹台，即四十景所称之镂月开云者，向于诗中亦经言及。惟时皇考奉皇祖观花，燕喜之次，以予名奏闻，遂蒙眷顾，育之禁廷，日侍慈颜而承教诲。即雍正十三年诏尚以是为言。故予小子自践祚以来，敬惟古帝王所以凜承付托者，不过于其考，或偶于其祖，若予则皇祖、皇考托付者所承荐重。言念及此，自视常若不足，遑敢驰朝乾夕惕之志？故凡出治临民，罔不尽心筹度，日慎一日，至于今三十年。仰蒙天祐，内恬外闢。政虽未臻上理，而民则可谓粗安。此所谓差不负皇祖之恩者乎！

在此，乾隆明白无误地说出他继承皇位是由于皇祖的眷顾。其所谓“恩”者正在于此，因此他以“天高地厚”为喻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)，时届乾隆牡丹台初覲乃祖60年，乾隆又有诗《敬题纪恩堂》云：

《纪恩堂记》纪壬寅（见《记》中语），今岁壬寅六十春。
日迈月征忽周甲，天高地厚慕深仁。

<1> 《避暑山庄纪恩堂记》，故宫博物院编《明清帝后宝玺》页170—172，紫禁城出版社，1996年。

<2> 圆明园牡丹台“纪恩堂”宝玺被劫掠出国，有损毁痕迹，其宝匣也已不存，2004年10月31日香港苏富比秋拍以1406.24万港币拍出该玺，见郭福祥“关于‘纪恩堂’玺”，The Dragon Emperor(The Sotheby's, Hong Kong, 2004)pp.16—23.避暑山庄“纪恩堂”全套宝玺和宝匣以及《纪恩堂记》玉册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，见《明清帝后宝玺》页170—172。牡丹台纪恩堂应该也有《纪恩堂记》玉册，恐已毁于劫火。

<3> 清于敏中等：《日下旧闻考》页1335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。

